

汕头文脉【花地·海湾】

也谈雅俗

□沈琼华

读散文家刘荒田先生随笔《贫富·雅俗》，欣悦之余，有感。

先生于唐人街逛图书馆，见清人钱泳笔记《履园丛话》，翻了翻，看到冠题为“雅俗”的一条：“富贵近俗，贫贱近雅。富贵而俗者比比皆是也，贫贱而雅者，则难其人焉。须于俗中带雅，方能处世；雅中带俗，可以资生。”觉可堪玩味，便借下来。马上读，又觉有趣之处不少，遂成上文。

先生写得真切有趣。雅俗之辨，纠缠了中国文人多少世代……文士呢，说他荒诞、佻达、张狂、颓废，均可接受，甚而当作荣耀。如果你把“俗气”加诸他的个性和著作，那就完了，他若不投江也未必不把你推下江去……有意思！

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其内涵博大精深。“礼乐文明”是酝酿中华文明的温床及创生根基，同时也是与之共生的主体精神命脉。千古以来，中华知识分子对“雅”的追求近乎极致。有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咏琴，赵师秀“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”的咏棋，陆游“淋漓醉墨看龙蛇，飞落蛮笺”的谈书，袁枚“春风开一树，山人画一枝”的作画……不胜枚举。

可以诗书万卷，琴棋三弄，添新词千首之“雅”，却须防“煮鹤焚琴”之“俗”，可以持蟹赏菊，把酒论诗之“雅”，但要防泼醋灌姜，快口大啖之“俗”……如荒田先生言，家徒四壁，得“干净”之利，在陶钵上栽一吊

兰，“雅”遂成立，躬耕垌亩之余，若曲肱而枕，还可自高崖岸，以远离红尘争逐为傲。

雅俗之辨似毋庸赘言，雅俗之间似可立判。然许多自高崖岸者，据一生之文雅，持一世之清高，观其内心，诚非如此。每每恃才傲物，愤世嫉俗，量小气狭，怨天尤人，时作怀才不遇之感慨，常怀世事不平之愤懑，其形雅而心不雅。也有那看似大俗之人，却如璞玉未凿，淳厚率真，善良正直，积极乐观，常怀感恩之心，每行助人善举，其形俗而心不俗。

认识某位先生，工字画，善音律，焚香品茗，谈诗论画，高朋满座，往来无白丁，自视甚高。一日见他因鸡毛蒜皮小事与人争执，斤斤计较，咄咄逼人，急怒之下，

满腔粗言秽语，再不顾形象，往日所“雅”所“高”荡然无存。

另一位先生却是个有趣之人。职业为人力三轮车夫，家境贫寒，每日里只以出卖苦力赚取微薄薪酬，养妻活儿。就是这么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，与“雅”无缘，与“俗”为伴，温饱尚且不继，却在在大灾大难面前显示出大爱。在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，他每踩三轮车拉几趟客人，便到捐款箱前，捐出刚刚赚来的皱巴巴浸透汗臭的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金钱，连续数日，令人动容。

心若高洁自然“雅”，如真水之无香，如天地之有大美而不言，如一灯人于暗室，百千年暗香破尽。可以高下闲田如布局，东

西流水若鸣琴，可以更听野老谈农事，忘却人间万种心。若参透声闻，翠竹黄花皆佛性，若破除尘妄，青松白石见禅心。心若龌龊，若染尘埃，富贵也罢，贫贱也罢，任你琴棋书画，梅兰竹菊，诗香墨韵，谈佛论道，自然不能免“俗”。

“雅”，“俗”，在乎外相，更在乎心。有些时候，“雅”，“俗”，只在一念之间，而非物质，非内容，非形式。雅是雅，亦非雅；俗即俗，亦非俗。在刻意追求雅俗之间不免让心早为“雅俗”所困。雅又何谓，俗又何妨，随心所欲，问心无愧，快意人生，最是欢喜。

莫执于雅，勿甘于俗，两两相忘，或会有超乎雅俗之上的大境界……

傍地鲜

□陈晓晖

“今天吃什么呢？”“到地里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农民总是这样回答。

那天早上，我来到家乡的农田，发现一片鲜绿的菜地旁有间小屋，传来一阵欢声笑语。我上前一瞧，见几位村民正在喝茶聊家常。这间自建的田间小屋，可避雨，可存放农具，甚至烧水喝茶，种田的日子原来这么快乐自在。

潮叔是小屋的主人，门前的桶里有他刚采摘的空心菜、南瓜、黄瓜、茄子。“够今天吃了。”他神情淡定地说，熟练地冲茶。潮汕人喜欢工夫茶，不论多繁忙，茶是一定要喝的。一杯凤凰单丛茶喝出了乡意，也喝出了闲情。

走到村民顺叔地里，他正专注地干活。我走到跟前，他仍然手拿锄头，细致地伺候着土地。农民是土地最真心的守护者，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土地，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。

一株玉米树正在扬花，我刚要伸手触摸时，顺叔示意我住手，说这会儿正是玉米的授粉期，不能触碰，否则会造成玉米棒子缺粒的。我想起刘亮程在书里曾经这样描写：“听说玉米是怕受惊吓的作物，谷粒结籽时，听到狗叫声就会吓得停住。到秋天掰玉米时，会发现有些棒子上缺一排谷粒，有些缺两排。还有的棒子半截子没籽，空空荡荡的，像遗忘了一件小事。”不禁笑出声来。

又在畦菜地里遇见一位老乡，他自称大肚兄，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村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他住在城里，每天骑摩托车回村里种菜。

无意间在田里遇见一对种田的兄弟，哥哥庆兄有几亩地，种了玉米、甘蔗和各种时令蔬菜，还养了一群鸡鸭鹅。他和庆嫂每天地里劳动，吃在地里，住在田里，夫唱妇随三十年，过简朴的乡居生活。夜幕下的田野，寂静幽暗，他们是如何度过那些漫漫长夜的呢？

或许他们并不感到寂寞，我们所认为的无聊和孤独，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人群之中。而他们有坚定淡泊的生活态度，长期与植物、星月为伴，在劳作中获得生活和心灵的富足。

弟弟阿深也种田，和哥哥不同的是，他是种着玩的。70后的阿深，可能是这片土地上最年轻的农夫。他的田间也没有一间铁皮小屋，茶是一定要喝的。一杯凤凰单丛茶喝出了乡意，也喝出了闲情。

走到村民顺叔地里，他正专注地干活。我走到跟前，他仍然手拿锄头，细致地伺候着土地。农民是土地最真心的守护者，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土地，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。

一株玉米树正在扬花，我刚要伸手触摸时，顺叔示意我住手，说这会儿正是玉米的授粉期，不能触碰，否则会造成玉米棒子缺粒的。我想起刘亮程在书里曾经这样描写：“听说玉米是怕受惊吓的作物，谷粒结籽时，听到狗叫声就会吓得停住。到秋天掰玉米时，会发现有些棒子上缺一排谷粒，有些缺两排。还有的棒子半截子没籽，空空荡荡的，像遗忘了一件小事。”不禁笑出声来。

又在畦菜地里遇见一位老乡，他自称大肚兄，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村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。他住在城里，每天骑摩托车回村里种菜。

羊城晚报·汕头文脉《问世》

夏初潮水接天流，文脉溯源古豫州。

羊晚续康焉恨晚？三阳风物足春秋。

□黄赞发



清晨的南澳大桥 陈泽霖 摄

光影之间

2022年4月，由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、汕头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“侨乡故事”影像征集活动在汕头举行。经征集、评选，共有100幅/组影像作品入选，现将部分入选作品分期展示，以飨读者。

聆听之悦

静些，再静些。

万籁俱寂之后，似有呼吸之声从天外传来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在耳边低迴。原来，那是一管竹子的细语，诉说它的前世今生，如山敦厚，如石稳固，这般柔，这般暖，在寻它的知音。

良久，有泉水滴答从竹叶滴下，从山崖滑落，又从溪谷流来，由悄悄地试探，到逐渐欢快逐渐肯定。那是古箏在应答：“我懂，我懂。是我寻觅了好久的声音。”

今夕何夕，这相逢互诉的感人场景，非两千多年前泰山之阴琴师伯牙遇樵夫子期。而是正在磐石明园山庄幽美石洞中精彩上演的一幕——砚峰山人以古老乐器尺八的空灵旷远，与潮筝名家林英苹弹奏古箏的珠玉之音对话。

他们的乐音都是随心而

出，完全“不靠谱”，却一呼一应，天衣无缝，默契得仿佛两个人有着同一颗心。山庄内的花木在清冽的空气中格外清醒，竖起耳朵倾听这场天人合一的演奏，精致雕花的老木闪门在聆听，山水画莲花图在聆听，满座嘉宾更是屏息聆听……

尺八本是中国古老的乐器，唐代由遣唐僧传入日本并保留至今，而中国却在宋之后失传。山人从朋友手中接过这远涉重洋的尺八后爱不释手，反复揣摩，遂成雅调。尺八的沙声沉重，音色苍凉辽阔富有古味，特别适合演奏悲怆壮烈的乐曲，但今晚，儒雅的山人在古箏的配合下却演绎出了空灵、恬静的意境，令人感到别有洞天。聆听着音乐，心不由得放空了，只感恬适安宁；那窗外的雨，优美得落到地上都开出一

朵朵花来；洞壁的顽固石头，也都身不由己参与了共鸣……时间缓缓流过，万物安然有序，恍如莲花逐瓣开放，清香弥漫山洞。日间戾气淡去，胸中慈悲渐生。身体忘却在外，灵魂翩然起舞……许久许久，演奏已经停止，然而余音迂回不绝。掌声不忍响起，怕惊散了一洞的静谧。

此刻，寒流初至，冬雨新落，“百香汇”的茶佳人轻舒玉腕初出醇香老普洱茶助兴，而砚峰山人入冬以来创作的几十幅水墨画静静伫立，烘托出典雅的气氛。

更深几分，夜已寂寂。午夜驱车回家，犹有尺八与古箏之清音萦绕耳边，犹如心灵的回响……

雅集有多种，无诗无乐无茶道也可，如做糍之约。

初秋文园，细雨小洒，珍珠藤肆意安长，串串花朵粉嫩得不可一世，毫无秋意。画家、摄影家和我相约做糍，自导自演自沉醉，尽情体验潮俗文化之风雅。

中国南北皆有糍品，然潮汕之糍在民间地位尤为重要，蕴涵着先民朴实的祈福长寿的愿望。旧时人家，每逢节日或祖宗忌辰，皆由妇女郑重做糍，以供奉先祖或神明。“糍品即人品”，一如精于女工者会被赞为好女子一样，潮汕人看一个女人是否心灵手巧、宜室宜家，乃以其所作糍品之雅观美味来衡量。代代相传中，前人长期实践积累出的做糍工序精致细腻，糍品大多色泽泽雅致，形状生动，风味尚佳。

文园小筑系民国遗留小巧书斋，因雕梁画栋、花窗彩屏深得潮汕文化传统韵味而成画家创作基地。更有随和好客主人喜纳各路来宾，遂预约村妇乡厨，采草备料，挨着春米，助我们来一场民俗狂欢。

食物养人需善待，让其美形好味，既是责任也是乐趣。染了红釉的糯米粉团和灰青暗黑的鼠壳粉团各一做糍皮，香米炒饭、瓜脯豆沙做馅，村妇临时圆桌于后庭水边，做糍便开始了。红桃糍和鼠壳糍为本地时年八节最受欢迎基础产品，咸、甜、双拼三味，花样不多，乐趣却无穷。客人背倚珍珠藤花瀑，揉、捏、摩、掌、压成胚，放进模模印制，再盘绕又不重叠地摆在铺了蕉叶的宽大竹箕。糍品大、小、厚、薄皆有规格，如此顺便比一比谁的糍外形更美、包馅更足。这般隆重仪式和奢美

形式，仿如昔日时光回放，风雅重现。

蒸而熟之，热腾腾的糍糍箕端进中厅，糯香充盈一屋。于闪门之内，手持剪刀，依桃形一剪开垫着的蕉叶，将糍重新码放整齐，我瞬间成了古时逢年过节的小媳妇，心中脸上丰足喜悦。

分而食之，食而议之。红桃糍粉粉有喜意，是潮汕每节必供佳品，然今天自己动手，吃着别有滋味。鼠曲糍颜色深绿，嚼之口中充盈青草芳香，那是采自田头林下的菊科植物野生鼠曲草制成，不仅香甜柔软，更有抗氧化、抑菌消炎、祛痰止咳效用。眼前浮现童年随邻居兄姐采鼠曲的画面：冬末春初原野，鼠曲草覆满棉絮状长绒的身子挂着晶莹雨滴，被小手一株株拔起放进竹篮，手也染满草汁成了深绿色，回家又选摘花蕾芯叶交给大人上锅熬煮，赖在灶台边不走只为闻那浓浓草香……鼠曲如此美好，叫我如何不怀旧。唐代皮日休之诗“深挑乍见鼠耳香”（《寄望以躬掘野菜兼示稚仆以酬谢》）赞的就是此草啊！

曾随摄影家到乡村采风，见节日前夕整条村道洋溢喜气，深感做糍乃民间最浪漫的劳作。而记录下劳作者的动作，那手糍的亲亲，那笑眼看糍的欣悦，可成上等华章。当时当地摄影家的作品确实兼具最真实的诗意，最乡土的高雅，如同诗经的句子令人喜爱，我称之为活脱脱的《国风》。

饭后去访乡间糍印匠人。糍印即做糍的木模。阿伯选择荔枝良木削出大致形状，再精雕细刻，一锤一凿皆有成竹。糍印几枚，寓意“寿”字，寓意“福寿延年”；刻一个双喜两朵桃花圈以回形纹，寓意“新婚喜庆，白头偕老”……画家当场决定设计一个动漫图案的画稿，让阿伯雕出挂于画室。一念之间，传统与时尚就无缝衔接了。

细雨依然飘洒，恋恋别过文园，一路说道爱人俱好茶约，我们兼爱糍趣。爱之大俗至雅：摒弃无用的仪式，直抵做糍的过程，摒弃华服美器的讲究，直抵食物的本质。此番雅集，正是雅在俗常，雅在乡土，雅在朴素。

执扇之雅

仲夏，挽起一场清凉的约会。

澄境居。

扇子等我，莲花图案摆好开放的姿势，古意女子展开至美的笑靥，等我。我为受赠澄子老师所画的扇子而来。屏风，书卷，陶瓷，木器，雅画都在。茶冲出来，人坐下来。一屋茶香，四窗绿荫，我听到鸟鸣，听到琴响，听到丹青染出的清凉。

澄境居位于闹市，外面车水马龙，而澄子老师于此画出的画板静极雅，过的日子冲淡有味，让这一方面室成了喜静者爱来的所在。大隐隐于市呀，心若清静，生命便美，心有桃花源，处处水云间。

轻拈画扇，微笑、语轻、莲步移，我就成了一个嘉静的女子，一个古典的女子。执扇在手，追忆远去的风雅：遥远古夏，祖先取树叶禽羽，障日引风，遂有扇子起源；汉唐以降，文人墨

客扇上书画寄情抒怀，智者名士羽扇纶巾运筹帷幄，香闺美人执扇掩面传情达意，成就扇子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中国扇文化已然三千多年矣。

这一份珍贵礼物，意想中的清美，意料外的古风兼具现代感。画面上长风衣女子牵着狗儿走在飘飞黄叶中，西风掀起衣摆一角……主体是人物，然而纷纷落叶让一切多了悠远的秋意，那无言的韵味一直逸至纸外。原来，挑中之扇恰好是澄子老师与她的先生合作的一把，先生擅长异域风情，澄子偏爱中国元素，两者结合就有了别致味道。扇画之构图及色调和谐得天衣无缝，那份默契令我心生敬意。

携扇而归，放于案头书边，挂于墙上，执于掌中，从此，书房多了一道风景，身边多了一缕清风，眼里多了一抹色彩，心里多了一份凉爽。脑海浮现出古代仕女

图，扇不离手，消瘦、轻愁、无聊，丛中扑蝶或园里追萤。而今世之我，免去古人逃不掉的暑热，因为到处空调，也没有了她们空虚无聊的时光需要打发，手中有事可做。然而我仍喜欢这把扇子，时时品赏一番。江河养气，山水疗心，书画怡神，这别致的扇子和画，有书韵之妙画魂之美，正好用来怡情养性。

于是，偶尔执扇做做清凉女子、安静女子、古色古香女子。但决不做那种矫揉造作、空虚无聊、无病呻吟的小女人。

雅集有多种，无诗无乐无茶道也可，如做糍之约。

初秋文园，细雨小洒，珍珠藤肆意安长，串串花朵粉嫩得不可一世，毫无秋意。画家、摄影家和我相约做糍，自导自演自沉醉，尽情体验潮俗文化之风雅。

中国南北皆有糍品，然潮汕之糍在民间地位尤为重要，蕴涵着先民朴实的祈福长寿的愿望。旧时人家，每逢节日或祖宗忌辰，皆由妇女郑重做糍，以供奉先祖或神明。“糍品即人品”，一如精于女工者会被赞为好女子一样，潮汕人看一个女人是否心灵手巧、宜室宜家，乃以其所作糍品之雅观美味来衡量。代代相传中，前人长期实践积累出的做糍工序精致细腻，糍品大多色泽泽雅致，形状生动，风味尚佳。

文园小筑系民国遗留小巧书斋，因雕梁画栋、花窗彩屏深得潮汕文化传统韵味而成画家创作基地。更有随和好客主人喜纳各路来宾，遂预约村妇乡厨，采草备料，挨着春米，助我们来一场民俗狂欢。

食物养人需善待，让其美形好味，既是责任也是乐趣。染了红釉的糯米粉团和灰青暗黑的鼠壳粉团各一做糍皮，香米炒饭、瓜脯豆沙做馅，村妇临时圆桌于后庭水边，做糍便开始了。红桃糍和鼠壳糍为本地时年八节最受欢迎基础产品，咸、甜、双拼三味，花样不多，乐趣却无穷。客人背倚珍珠藤花瀑，揉、捏、摩、掌、压成胚，放进模模印制，再盘绕又不重叠地摆在铺了蕉叶的宽大竹箕。糍品大、小、厚、薄皆有规格，如此顺便比一比谁的糍外形更美、包馅更足。这般隆重仪式和奢美

形式，仿如昔日时光回放，风雅重现。

蒸而熟之，热腾腾的糍糍箕端进中厅，糯香充盈一屋。于闪门之内，手持剪刀，依桃形一剪开垫着的蕉叶，将糍重新码放整齐，我瞬间成了古时逢年过节的小媳妇，心中脸上丰足喜悦。

分而食之，食而议之。红桃糍粉粉有喜意，是潮汕每节必供佳品，然今天自己动手，吃着别有滋味。鼠曲糍颜色深绿，嚼之口中充盈青草芳香，那是采自田头林下的菊科植物野生鼠曲草制成，不仅香甜柔软，更有抗氧化、抑菌消炎、祛痰止咳效用。眼前浮现童年随邻居兄姐采鼠曲的画面：冬末春初原野，鼠曲草覆满棉絮状长绒的身子挂着晶莹雨滴，被小手一株株拔起放进竹篮，手也染满草汁成了深绿色，回家又选摘花蕾芯叶交给大人上锅熬煮，赖在灶台边不走只为闻那浓浓草香……鼠曲如此美好，叫我如何不怀旧。唐代皮日休之诗“深挑乍见鼠耳香”（《寄望以躬掘野菜兼示稚仆以酬谢》）赞的就是此草啊！

曾随摄影家到乡村采风，见节日前夕整条村道洋溢喜气，深感做糍乃民间最浪漫的劳作。而记录下劳作者的动作，那手糍的亲亲，那笑眼看糍的欣悦，可成上等华章。当时当地摄影家的作品确实兼具最真实的诗意，最乡土的高雅，如同诗经的句子令人喜爱，我称之为活脱脱的《国风》。

饭后去访乡间糍印匠人。糍印即做糍的木模。阿伯选择荔枝良木削出大致形状，再精雕细刻，一锤一凿皆有成竹。糍印几枚，寓意“寿”字，寓意“福寿延年”；刻一个双喜两朵桃花圈以回形纹，寓意“新婚喜庆，白头偕老”……画家当场决定设计一个动漫图案的画稿，让阿伯雕出挂于画室。一念之间，传统与时尚就无缝衔接了。

细雨依然飘洒，恋恋别过文园，一路说道爱人俱好茶约，我们兼爱糍趣。爱之大俗至雅：摒弃无用的仪式，直抵做糍的过程，摒弃华服美器的讲究，直抵食物的本质。此番雅集，正是雅在俗常，雅在乡土，雅在朴素。

鱼眼里的春花秋月

□谢郁珊

春天，黄昏
梦中的水乡
目光在薄雾中飘荡
杨柳岸边，缠绵往事
已化作一缕轻烟
消失在远方

我叫圆圆，圆圆的眼睛，圆圆的脑袋，圆圆的身子，圆圆小扇子一般的尾巴，妈妈总说我是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一条鱼。我只能压住我的傲娇对她说，做鱼要低调哦。

初春的阳光暖暖的，照着清浅的小溪流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如繁星。我在水里石块之间穿来穿去，追逐着比我更小的鱼儿们。

突然，有女子的嬉笑声传来：“阿光，要快点哦。”（注）

“你不拉我去抓蝴蝶，我就会很快的。”

这声音，糯糯的柔柔的，像隔壁阿虹的长颈拂过我的脸，痒痒的，又轻润如四月里的风，暖暖地拂过我的身子。我望向溪边，一个女子亭亭而立。我奋力地跃上近岸边的那簇水草。那个女子正好望了过来。

多么美丽的一张脸啊。柳眉如远山黛色弯弯，眸眸如星辰皎洁闪亮，鼻如悬胆巧直笔挺，嘴如菱角微微翘起，瓜子脸上似笑非笑。我望过去那一瞬，她的眼如深蓝的大海卷起了旋涡，招引我向着深不见底的海底游去……我的小心肝扑通扑通地跳着，满天星星向着我的脑袋涌过来……一只蜻蜓咬了我一口，我吓了一跳，跌进水底。

据说，后来，人们把这件事叫做“沉鱼”，我这条小小的鱼，被美人倾倒了。我再也跳不出水面了，我就待在这水里，静静地与美女相伴。我每日在粗麻布和青草之间穿行，听着美女边浣纱边快乐地唱着歌谣。时间像小溪里的水，慢慢地流。而美女，也越发窈窕多姿了。

有一天，我正跟对面的小蟹对着水歌，忽然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“小娘

子，范鑫这边有礼了！”

我禁不住跃出水面。一个俊秀眉眼的男子，正对着阿光施礼。

阿光的眼睛就像三月里的桃花，望向那男子的时候还冒着粉红的泡泡呢。

脚步渐远，人声渐杳。

第二天，我再也听不到那两个美丽的女子溪边嬉戏的声音了。第三天，第四天……很多天很多天过去了，我渐渐地忘却了那女子。

西湖烟雨

山光敛滟，烟雨迷蒙。微风徐徐吹拂，湖水轻轻荡漾满湖荷叶，岸边的野花，在微微细雨中依旧纷纷绽放。

与我青梅竹马的阿余大哥，说他要出去走走，寻找诗和远方，然后他的鱼影便消失了。我跳上断桥的荷叶，让做雨洒在脸上，浇灭心底的烦躁。

薄雨中，有一女子，轻纱笼罩，白衣飘飘，如弱柳扶风，款款漫步上了断桥。

顷刻，一男子赶上桥上，撑开手里的伞，遮在了女子的头上。女子回眸一笑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仿佛有阳光冲破乌云，穿过层层迷雾，照亮了整个西湖，点亮了我的眼。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两人相依，呢喃细语，渐行渐远。

又是雨天。雨不紧不慢地飘下。我在水里摇摆着尾巴，想呀想呀总是想不明白什么叫诗。断桥上传来女子的惊呼：“姐姐，等等我，你打不过法海的。”法海，很厉害么？惊鸿掠影，一白一青两个身影飞过。

一晃经年。一直盼望着当新娘子的我，早已白发如霜，去了远方的阿余大哥，依然没有回来。

昏昏欲睡间，有脆如银铃的声音响起：“仕林哥，这断桥就是婆婆遇见公爹的地方么？”

嗯哪，在别人的花好月圆里，西湖的雨，淋湿我当新娘子的梦。

（注：西施，本名施夷光）